

「時空旅行者」



市井萬象

「時空旅行者——全球琥珀珍品展」正在位於河北石家莊的河北博物院展出，來自歐洲、亞洲、美洲三大琥珀產區逾五百件琥珀珍品共同講述地球演變過程中的傳奇故事。

圖為小朋友參觀琥珀珍品。

中新社



暑色一抹

濃雲團團如墨，在天空集結，黑壓壓的一片，一聲炸雷，電線杆上的燕子驚飛了，烏雲大作，開始翻滾，不多時，雨點就嘩啦啦地落下來。

此刻，在窗內端坐，室內燥熱一片，索性開窗，窗外，芭蕉的葉子濃綠濃綠，雨落下來，噼裏啪啦，聽聽，大自然的韻律感，很有格調。

濕氣很重，每到梅雨季節，舌苔泛白，中醫說，這是濕氣凝滯。我喜歡在這樣的季節裏，最宜煮茶。煮茶當燒炭，燒炭，讓人想起伐薪燒炭南山中的賣炭翁。少年時，見過三叔燒炭，從老林子中找到一些乾燥的木材和樹枝，挖出一個地窖，點着了木材，置於地窖中，稍事燃燒，然後以土塊和細砂土覆蓋悶燒，一個時辰許，扒出來，木炭就燒好了。這樣的木炭，油亮發黑的一塊塊，竟然帶着紫色的熒光，放在陶爐中燒，無煙耐燒，是煮茶的好燃料。

夏日裏飲茶最好是熟普，老沱茶的那種，用茶針分開，裝在內裏是錫紙的牛皮紙袋中，然後用紫砂壺沖泡，經由公道杯，分在白瓷蓋中。雪白的瓷，油汪汪地裝着一盞暗紅透亮的普洱茶，那色澤真是漂亮。

佐茶，我喜配一些山竹。醬紫色的山竹，擺在瓷盤中，一次就那麼四五顆，有一些歲朝清供的意思。山竹樣子有些像柿子，其實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另一個名字：莽吉柿。別看山竹的表皮醬紫色，肉卻是雪白的一瓣瓣，蒜子一樣擠在殼內，雪白可愛。暑氣在外，冰爽的山竹可以解暑降燥，小冰炸彈一

般，三兩顆，窗外的暑氣也顯得不那麼囂張了，關鍵是，這樣醬紫的一顆顆，讓人内心妥帖。

每到梅雨季，尤其是在午後，常常念及老街裏的臭乾子。那些看起來黑黢黢的四方豆腐塊，初見，讓人覺得不可入口，細嗅，臭烘烘。吃起來，卻異常可口。黑黑的臭乾子，最宜搭配酸辣醬，黑紅配，可謂濃油醬赤是也。

提及醬，此季確是做西瓜醬的季節。黃豆煮好，讓它慢慢發酵，並生出金黃色的菌絲；青紅椒各半，切碎；滾圓墨綠的西瓜，剖開，削皮並保留一部分西瓜綠，切成塊備用；金黃的生薑，切片，當然，那種紫色的懷薑最佳；白砂糖、白沙鹽、白酒適量——綜上，在鋁鐵盆中攪拌，裝罐，封存發酵兩周左右，即成。做好的西瓜醬，搭配花生碎、藕丁同炒，放麻油，一頓能吃得下兩三個白麵饅頭。

想起少年時，祖父用桑葚泡酒，紫紅色的玻璃瓶，祖父每晚都要佐蘿蔔乾、黃瓜段喝上二兩，小酌怡情，那樣紫色的酒體，盈潤在玻璃杯中，很是誘人。祖父看我饑，用筷子頭沾了一點，放在我的嘴裏，辣！似乎是那杯酒的紫，滴在一汪水中，滋啦——辣！

辣得我趕緊灌了一碗赤小豆湯。紅且透亮的赤小豆湯，真是解暑，若能搭配一些年前搜集來的桂花和白糖，冰爽可口，豆沙的質感，在唇齒之間縈繞，那感覺，很是特別。

想起往事，我也煮了一鍋赤小豆湯，用冰球冰鎮，吃了一碗。窗外，濃雲化開，風歇雨住，芭蕉在微風中搖曳生姿，芭蕉花開了，幽幽地，隱隱飄香。推門出去，午後的光照在大地上，起了一層綠瑩瑩的地衣。

暑色一抹，塗改了驕陽。

後疫情時代的第一場香港書展，已於周三拉開帷幕。三年多來，書籍好似一束微光，燭照或孤獨无助或茫然無措的心靈世界。而今，疫霾日漸散去，人與書之間的故事，又會如何續寫或重寫？

每一個走過疫情的人，都或多或少會有一種劫後重生之感。只因疫情中負重前行的，不止是人生，還有心靈。

今屆香港書展以「童來悅讀少年時」為主題，重點推廣「兒童及青少年文學」，特別推介九位兒童及青少年文學作家，包括阿濃、何紫、君比、周蜜蜜、梁望峯等。大會將在「文藝廊」設專區，展出推介作家的絕版作品、親筆手稿、珍貴照片、作品構思草圖等珍貴藏品，相信在激發新生代文學興趣的同時，亦會喚醒不同代際的青葱記憶。

童年最是無憂無慮，少年最是意氣風發，面對疫情時代的身心俱疲，「童來悅讀少年時」又何嘗不是主辦方療癒讀者身心的



柏林漫言

余 逾

技術。

而這個周末的音樂節，更像是非專業的業餘愛好者的節日。他們有的是有組織的某種樂器愛好者團體，或者是自發組織的樂隊，有的只是個人音樂愛好者。在這個炎熱的夏日星期天，在柏林的幾個主要地標建築和大型公園綠地都有各種音樂類表演。

今年音樂節的舉辦時間正好也是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開幕，所以各大舞台的周邊都打出了「二〇二三世界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標語和廣告，在主要舞台的圓弧形頂棚上寫着幾個大字——「我們在一起，我們無與倫比！」來表達對來參加特奧會的運動員和工作人員最大的支持與鼓勵。

各大音樂會場中，規模最大的當然是勃蘭登堡門前搭起來的舞台，專業的音響

民間音樂節

設備，燈光舞台，當然也有相對有名氣和受歡迎的民間樂隊來演出。演出還沒開始，台下早已擠滿了看熱鬧的人們。而各個電視台也完全沒有因為這只是個「非專業」演出而失去熱情，有的電視台在各個場地都有連線攝影師進行現場切換同步直播。

而我最喜歡的會場，莫過於在市中心的大型綠地鐵路三角公園裏的演出。比起其他會場都有一個搭建起來的中心舞台，這裏則是更加輕鬆隨意的氛圍。觀眾們席地而坐，在草地上圍成一圈，便是一個小型演出場。

在大草坪的一頭是一個由一群大叔和阿姨們組成的打擊樂樂隊，他們把演出地選擇在了地鐵橋的橋墩下面，演奏起來還有些回聲共鳴，讓鼓聲更加震耳欲聾。他們是真正純粹的鼓隊，裏面大鼓小鼓非洲鼓，各式各樣，有時同步，有時則是特意安排的兩種鼓相互呼應或者前後搭配。我第一次發現，音樂哪怕沒有旋律，就僅僅是節奏也能那麼好聽。

草坪的另一頭則有幾支由結他和歌手們組成的流行樂隊，還有兒童小提琴班的小朋友們，以及彷彿天籟之音的兒童合唱團。公園裏的四五處演出團他們互相也默



▲柏林音樂節期間在草地上悠閒聽音樂的人們。

作者供圖

契十足，一個接着一個輪流表演，互相都不會擔心會同時開演而變得吵雜，觀眾們也有時間一個接一個挨着看精彩的演出。

前來參加音樂節的人們也非常享受如此放鬆又有趣的一天。他們有的帶着野餐毯，一邊野餐一邊聽音樂；有的帶着各式棋類或者球類，玩玩兒再歇歇，好自在。引起眾人圍觀的還有在樹林邊上練習「走鋼絲」的人，他們甚至在平衡鋼絲繩上跟着旁邊樂隊的音樂節奏做着花式的動作。

讓音樂與生活融為一體，便是這一場「業餘」音樂會最大的意義。

北約峰會「三幕大戲」



維港看雲
郭一鳴

提起立陶宛，人們通常會想起這個波羅的海小國的綺麗風光，也許還會想起籃球，全國只有約兩百八十萬人口的立陶宛，男子籃球隊是歐洲冠軍和三屆奧運會銅牌得主，但自從上

周北約在該國首都維爾紐斯舉行峰會之後，立陶宛的名字就沾上了一股硝煙味，立陶宛當局多了一個「反中急先鋒」的頭銜。

立陶宛和烏克蘭一樣，是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不同的是，獨立之後的立陶宛，早在二〇〇四年就被北約東擴納為成員國。普京去年二月以北約東擴威脅俄羅斯國家安全，以及烏克蘭東部的俄羅斯人受到基輔方面不公平對待為由，發動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立陶宛是最堅決支持烏克蘭的北約成員國之一。這次北約選擇在立陶宛舉行峰會，邀請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出席，就是要向普京示威。

出席這次北約峰會除了三十一個北約成員國領袖，還有正在爭取加入北約的瑞典，以及澳洲、新西蘭、日本和韓國等國的領導人，拍大合照時予人一種社團「晒馬」的感覺。短短兩天，在這個東歐小國上演一幕幕西方政治大戲，進行各種政治利益交易，更暴露北約企圖將亞太地區納入其版圖、把矛頭對準中國的戰略野心。

第一幕，是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突然改變立場，同意瑞典加入北約。埃爾多安一到北約會場就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舉行會議，然後表示願意支持瑞典成為北約第三十二個成員國，將把協定書交給國會審議，克里斯特松稱這對瑞典是「美好的一天」。與芬蘭同時申請加入北約的瑞典，因為庇護逾十萬名庫爾德族人，當中不少被土耳其視為「恐怖分子」，所以，過去一年埃爾多安堅

決反對瑞典加入北約。但就在他於今年五月透過第二輪選舉，驚險勝出原本被看高一線的反對派候選人，再度成功連任之後，拜登致電向埃爾多安表示祝賀時，意味深長地提醒他要盡快同意瑞典加入北約，然後人們就看到埃爾多安在維爾紐斯的戲劇性轉軾。埃爾多安亦改變俄烏衝突以來的中立立場，公開支持烏克蘭加入北約、支持烏克蘭奪回被俄軍佔領的烏東國土，甚至在較早前「私放」五名被俄軍俘獲扣押在土耳其的亞速營頭目回國。不過，埃爾多安做了這麼多，但提出把同意瑞典加入北約與土耳其加入歐盟掛鉤的要求，就遭到美國和歐盟斷然拒絕，當中況味，只有埃爾多安自己知道。

第二幕是澤連斯基要求今次峰會確定烏克蘭何時加入北約，但未能如願，這其實是意料中事，拜登在峰會之前已公開表明不會正式邀請烏克蘭加盟，以免令北約陷入與俄軍正面衝突的危險。不過，北約承諾向烏克蘭提供長期安全保障，法國在峰會前已表示向烏克蘭提供射程達二百五十公里的SCALP導彈，類似英國已向烏克蘭提供的「暴風

之影」(Storm Shadow)導彈，德國等也增加對烏克蘭的軍援。實際上，這次峰會正式形成31+1的陣營，在俄烏戰爭中共同對付俄羅斯，準備與普京打持久戰，俄烏衝突這場悲劇短期內結束無望。

第三幕，是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提出在東京設立聯盟聯絡處，遭到法國總統馬克龍強烈反對。馬克龍表示，北約應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它在亞太區域沒有這樣的使命。印度—太平洋地區不是北大西洋，因此我們絕不能給人一種北約以某種方式在其他國家、其他地區建立合法性存在的感覺。北約東擴導致俄烏衝突，生靈塗炭，現在北約又想擴到亞太，擺明要到這些地區點火。雖然遭到馬克龍反對，但斯托爾滕貝格並沒有死心，說這個問題下次再談。說不定美國和日本已經私底下有了交易。北約想把手伸進亞太地區，是直接針對中國，峰會發表的聲明內容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對中國極盡污蔑攻擊，是這次會議最醜陋的一幕。

歷史已經證明，一切製造悲劇的幕後黑手終將受到歷史的懲罰。



▲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

一種用心良苦？對於今年的書展主題，筆者自然另有一番解讀：少年既是一種年齡的區分，也是一種心靈的狀態。而閱讀正是紓緩心理壓力、對抗精神衰老的千金良方。任何年齡層的讀者，都可以通過持續的閱讀，不斷為大腦供血，為心靈造氧。在閱讀中葆有一顆不老的赤子之心，以不停探索的好奇心和求知慾，重新發現自己、認識世界和建構未來，便是永葆青春甚至返老還童的不二法門。

對於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童來悅讀少年時」是曾經風雨同路的香港故事。在筆者眼中，或許是尋蹤蘇杭街百年老店源吉林，覓跡塘尾道家族大宅雷生春的唐樓故事；或許是穿梭港九大街小巷，尋覓淹沒於石屎森林之中的騎樓故事；或許是重返老牌遊樂場荔園，重溫幾代人集體回憶的童年故事；或許是回望老字號粵菜館敘香港，回味百年飲食滋味的人情故事；或許是走近香港早期華人影樓華芳映相，再現

芳影香江舊時印象的光影故事；或許是考察中式長衫裙褂、港式奶茶、中秋舞火龍等文化現象，發現傳統手藝與節慶民俗的非遺故事……

對於香港文化的追夢人，「童來悅讀少年時」是曾經魂牽夢縈的香江傳奇。在筆者眼中，或許是隨着「神奇女俠」的萍蹤，探險西西雜誌小說、散文、詩歌與影評的文學世界；或許是跟着「蓋世大俠」的俠影，探索何以金庸的武俠江湖和另類金庸的筆耕人生；或許是循着「香港純文學之寶」的才思，探秘劉以鬯的文壇往事和同道心影；或許是踏着樂隊Beyond的軌跡，追尋香港音樂人譜寫劃時代跨地域樂章的音樂夢想；或許是沿着金牌製片張家振的足跡，追隨香港電影人參與見證東西方銀幕經典的電影風雲；或許是伴着資深多媒體創作人司徒衛鏞的筆觸，追憶香港流行文化代表人物造就輝煌盛世的時代傳奇……

對於中華文明的守望者，「童來悅讀

少年時」是始終念茲在茲的文化信仰。在筆者眼中，或許是《史記》中極致精神的古人；或許是《古文觀止》中極致精華的古文；或許是《世說新語》中極致精彩的對話；或許是《江湖叢談》中的江湖行當、江湖行話、江湖內幕；或許是《聲色之城》中的市井生活、八卦野記、文化逸事；或許是《帝京奇貼》中的東京夢華、洛陽伽藍、長安月下……

去年香港書展，一眾愛書人無懼疫情反覆和持續高溫，從四面八方匯聚成人潮，在熱浪與人潮的二重奏中，以如火的熱情印證對年度閱讀嘉年華的追捧。

今年香港書展，作為後疫情時代的第一場全港閱讀嘉年華，總是讓人不期然想起一句台詞：所有的相見恨晚，都是久別重逢。屆時，在人與書的時空邂逅中，又將是怎樣一番光景？無論如何，但願所有愛書人都「童來悅讀少年時」，閱盡千山萬水，歸來仍是少年！

童來悅讀少年時
沈 言